

道县招认交价，逾限无着，即断归新局，另颁道契，更似颠预难行。

兹将宪批录奉青鉴，想槃才包举，必洞其情，似难受兹诬蔑，任彼侵吞，幸速豫为之地也。弟局外闲身，遂尔牵率至此，夙秉愚直，不肯附和随声，虽受若辈之揶揄，而老股众商当谅兹意。或免唾骂于万口，且冀其知非袒护同乡耳。此局仍恐无成。渤海观察遂被穿鼻，殊负人望。想高明闻之，不值一哂也。专函布臆，敬问勋安，诸希朗照不具。愚弟陈树荣顿首。

127 盛宣怀致李鸿章禀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88, 8, 27) 天津

禀北洋大臣：

敬禀者：窃于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五日接上海电报局函称上海县裴令等遵飭查勘织布局机器、地基等件，拟估禀复由，奉宪台批开，又郑革道以局中公款三万二千八百两押得布朗地基一区，稽之帐目既有此项出款，且有付给看地之费，乃契纸被郑革道藏匿，并宜切实查究，应由上海县裴令出示晓谕，限三个月招人承认缴契。如有人愿缴银三万二千八百两归入布局，即听其执业。如期满无人承认，即将此产由江海关道署补给契据，断归布局，以重股商血本。候分行江海关龚道^①暨龚道寿图、上海县裴令一体遵办缴等因。职道伏读之下，不胜诧异。查光绪五年，前办织布局董唐霖溪等将虹口原置潘和记洋楼地基一所，凭中徐雨之，即徐道润，郑陶斋即郑道官应等抵押湖北煤铁矿局存典生息公款规银四万两，一分起息，所有中外契据，随同抵借文约即归职道收执，并经派委余守昌宇到沪收管房地，咨明上海道有案。光绪七年十月初七日，经彭器之，即彭道汝琮，及郑道官应来局，面称有一洋商布郎愿购此项基地，请将原契照上海租界章程过户洋商名下，方可转售。并据

① 龚道，即龚照璠。

声称彭器之另欠郑陶斋银二万两，应俟此地售出，归还职道银四万两，并须归还郑陶斋银二万两等语。其时职道因煤铁局生息公款屡奉催提，亟求售地归款，且该地系属抵押，尚未杜绝，自应照允所请。旋经彭器之等出面，将前项基地破屋公议出售，作价规银六万两，詎料过户洋商之后，仍无人买，不得已将此房地归于盛、郑两家买回执业。因盛处押借银四万两，倍于郑处，契据仍存盛处。

光绪七年十二月，郑陶斋因需款孔急，自愿将其应得三分之一地价银二万两归并售于职道。其时职道因上海地价极低，不愿并买。复经郑陶斋挽托谢绅家福前来熟商，以郑陶斋现有应还织布新局之款，可以无需现银，只要收回织布股票银四百六十股，俾得归还该局抵款，便愿将所执地基三分之一归并职道收执。职道亦恐一产两主，轳轳多端，不如归并，以后徐议转卖归垫。访查亲友之间，附搭布局股分多愿脱卸，计凑四百六十股，原本银四万六千两，亲友只要卖受银二万两。当即凭中谢绅家福等书立凭据，将织布局股四百六十股换回郑陶斋地基三分之一，归并职道一人过户执业，郑陶斋不得过问。职道当即托招商局马道^①照租界章程转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过户执业。并因有一彭纪之债户兴子远迁让房屋，曾托江海关龚道给资了结。此前项地基契据久归职道执业之情由也。

所有职道应交郑陶斋地基三分之一，更换织布股票四百六十股，上年龚道寿图来函索取，当已由经元善转交清楚。今据查明该局帐上有郑陶斋将布郎地基抵押银三万二千余两，自系从前郑陶斋将其地基应执三分之一悬空抵押，以少押多，原属非是。嗣后将其地基三分之一更换布局原股本银四万六千两，以之划还该局抵款数目，有盈无绌，应由郑陶斋与该局结算。

至帐上有付给看地之资，因郑陶斋从前本有三分之一在内，是

^① 马道，即马建忠。

以有此支款亦应由郑陶斋缴还该局。此郑陶斋以地基三分之一列抵局款,而以地基换回股票本银四万六千两之情由也。

总之,郑陶斋亏挪布局银两,自应饬令郑陶斋理直归偿,于职道毫无干涉。而职道因彭杞之、唐霖溪将此契地抵借银两四万两,十载以来,赔垫利息亦需四万两之多。又经郑陶斋将其应执地基三分之一,银二万两换去织布股分本银四万六千两,历年亦无利息,执此基地本利核计价银已在十余万两,未知何日方能出售归垫。如果布局龚道等愿受此产,只须代职道缴还煤铁局本项规银四万两,十年利息一分,规银四万两,历年看守费、迁移费、中人费、地捐费,约共银一万余两,又缴还织布局股票四百六十股,计原本银四万六千两,折实现银二万两,职道即可将此项中西新旧契据全归龚道寿图等收执,否则,物各有主,岂能因郑官应亏空布局之款,妄思移祸。在裴令自不知情,而龚道实所洞悉。理合稟请宪台俯赐批示,迅速饬令江海关龚道移知龚道寿图,自向郑道官应清理,并将前项基地执业有主饬知上海县裴令,毋庸出示晓谕,招人承认,实为公便。肃此缕稟,恭叩勋祺,伏祈垂鉴。职道[盛宣怀]谨稟。

128 盛宣怀致陈树棠函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1888, 8, 28) 天津

芟南仁兄大人阁下:久疏笺候,驰念良殷。顷奉惠函,如亲光霁,敬谂筹祉,增绥凡百,罄宜为颂。承示查勘织布局各节并傅相批示,拜悉一一。

阁下因老股受亏已巨,新股取巧愈精,会商裴令,拟议平允办法,存心公正,良可钦佩。而裴令偏听一面之词,单衔稟复傅相,又以先入为主,不咎既往,致阁下大受驳斥,殊堪愤懣。然公道自在,人心久后当知底蕴,幸勿介怀也。至布郎基地,敝处昨已将详细情形具稟傅相,断难任其含混侵吞。辱承关照,感激之至。肃此。敬请勋安。惟照不一。愚弟盛宣怀顿首。七月二十一日。